

母爱成诗
时光织锦

【非虚构写作】

鲇背之年

□牟民

母亲什么时间腰弓了，什么时间头发白了，没有个清楚具体的日子，年轻时母亲的样子早已模糊，或者在记忆里，母亲压根儿就没有年轻过。好像一直都是这个样子，站在黄昏的边沿上，走来走去，那个黑夜离她远远的。天天面之，不见变化的变化被我忽略了。

忽然一天，我在家里刷碗，见母亲早饭后在院子里走，腰弯作九十度，头前倾，上身跟地面平行，那白发垂下，一手理顺，一手近距离薅地面的青草。草根庞杂，力度不够，薅一下，草不动，只撸了几片叶子，母亲晃闪身子，一屁股蹲坐在院子里。我把手里正刷的碗放下，急忙出去拉她。母亲稳坐，摆摆手：“别拉，我自己起。”

我怕磕坏哪儿，坚持拉她。母亲再次摆手：“自己身体有数，慢慢适应，慢慢起来，它就记住了。你拉我，劲头没个大小，不小心会坏事儿。再说，咱的泥土不磕人。”话说完，母亲慢镜头般站起，抖抖裤上的泥土，手里寻得一把铲子，往前走，再把目光盯住了那棵草。岁月掏空了母亲身体的劲力，磕倒就是一次在刀尖上的行走，比不得孩子们哪儿都柔软，有神力，摔一下，神力再拉，护着骨头不折不碎，越摔越硬朗，千金万两，不磕不长！老人骨头酥、血脉不畅，如同泥碗，磕碰便碎。许多老人寿辰定格在一次磕跌上，万万不可忽略。我拉住母亲劝说：“不要除草了，磕坏了，得不偿失。你忘了多次的磕跌？”

“记得，咋不记得？”母亲淡淡地说。我跟母亲提起磕跌，是让母亲小心，莫不当回事儿，吃一堑长一智。母亲的磕跌，在我们村里，甚至方圆十几里，不说“冠军”，也名列前茅。

平日里，母亲走着走着，摔倒不知多少次。摔倒了，爬起来，有惊无险。提起后怕的几次，母亲也总是平淡地说：“你要是磕不死，磕多少次都不会有事；死在磕上，一次足够。”这话，堪称对磕跌的经验总结。从电动车上摔下来，登墙摔进猪圈里……母亲以她顽强的生命力，在黄昏边沿上游荡几次，没有朝黑夜迈步，一次次赢得了属于她的时间。

最危险的当数她90岁的秋天，去帮人扒苞米，自己赚个苞米皮，预备给在外工作的儿女蒸馒头用。爱心让她不顾劳累，哪家有苞米，就会奔急前往。傍晚回家，钥匙忘在家里，母亲大了胆子，踩梯子，上平房。下平房台阶，没站稳，摔下去，头磕在墙上，昏死过去。等人抬起，嘴里、鼻腔、耳朵出血。120拉到医院，住到重症监护室，竟然挺了过来。提起这些，母亲瞪眼看我，仿佛我说的是他人的事情，曾经的疼痛没有留下痕迹，被时光轻松抹掉。

我依然劝告母亲：“好好待着，别累着，别跟自己过不去。”母亲依旧摆手，嘴里念道：“动动，对身子骨有好处！”母亲继续把铲子伸向那棵抓地龙草，双手用力，将根挖出，提在手里，甩掉泥土，然后把草窝培好。习惯成自然，动的理念指示肢体，跟时空相融，获得当下的快感，也许是母亲最好的活计。

拔一棵草，对我们来说，是很轻松的，可对94岁的母亲，却是一次考验。此刻，是母亲刚刚出院后的第一天，胆管结石住院半个月，体力消耗太大，原来红润的脸色，经这次折磨，苍白消瘦，力气自然更弱了。母亲却依旧精神不减，在做着恢复体能的训练。

因这胆管结石住过多次院，母亲早已形成习惯，出院便寻活儿做。让她休息，好好调理饮食，待养好

了身子再说，母亲早有话等着：“我不愿等，昨儿没，明儿不知我有没有，我知道今儿最实在，过一天有一天，也叫赚一天。活动练练，身子舒服，能吃饭，再好不过。”第一次听到这话，我惊讶地望着老人，竟然有如此成熟的哲理。

活了大半辈子，书读不少，也喜欢写点儿文字。写着写着，懒惰了，等待心情好了再写，时间就这么溜走。或者，劝慰自己，今儿有些累了，等明天吧，好好写，认真写，今儿歇一歇。比较母亲的深刻，显出我的幼稚，我的浅薄。什么事都去等是愚蠢的，等来等去，啥事做不成，想做的事儿，那就赶快做，做了才属于你。马可·奥勒留在《沉思录》中说：“每一个人都生存在现在这个时候里，现在是一个不可分的点，而他生命的其他部分不是已经过去就是尚未确定。”现在才是实的，属于自己的。

母亲拔完院里冒出的草，又拿起小锄，开门走向西菜园。那儿有母亲一手摆弄的各种蔬菜，住院期间她就念叨：“种的冬蒜苗齐了，菜畦里的草要锄了。”

二分菜园，早几年，母亲从不用我们插手。即便开春刨地，母亲拿不动锄头，使三刺爪钩，照样把地刨一遍。我要帮忙，母亲总会说：“看书去，眼累了，就拿镰刀拾草去。”满山草，满山苹果枝，拾一天，烧半月。做着手里的活，浑身热乎乎的，我此刻明白了母亲的话。

菜园里没啥活儿做，母亲开始劈木头。近几年苹果园换代，挖出的果树木墩放在菜园边，经风蚀雨淋，外表腐烂，内里却依旧坚硬。母亲会拿出锤子、大小不等的鳌子，坐一板凳，一个人对付一个树墩子。邻居大叔见到小山似的一大堆木墩子说：“大嫂，你家里没烧的，让侄子去我地里捡树枝，别出这傻力气！”

母亲说：“劈木头有瘾！”母亲没把木墩子放在眼里，心中早就有了一堆木柴。她先仔细端量一个树墩，反过来正过去，如同读一本书。问她咋这么认真？她说：“找缝隙。”寻到裂纹，先在纹路前头下一鳌子，慢慢使锤，等鳌子吃进木头，方使劲锤，鳌子实在打不动了，隔半捺，下第二个鳌子，再下第三个鳌子……看看裂纹大了，将鳌子依次锤进去，直到木墩子开裂。老迈的身体毕竟比不得年轻，锤子锤几下，呼哧呼哧喘息，那就直腰平息，待呼吸平稳再锤。一个木墩慢慢变成了一堆木柴。多次劝说母亲，不要劈了。任我们念叨，她不为所动。既然是摆在眼前的活儿，就要做完，如同拦在面前的山，越过去就是了。在别人看来难以完成的，在母亲手里，会慢慢变成成果。

拿着锤子、鳌子，我劈过，可只知使蛮力，总找不到下鳌子的合适地方。母亲嫌我不识木墩子，便不用我。锤子经常响在门前，叮叮当当，给寂寞的乡间带来一股活力。村里很安静，忽听得村西有鳌子、锤子声响，在常年沉闷的氛围里，这响声如石子丢进平静湖水里的浪花，引得悠闲人瞪起眼睛，寻声凑来观看。他们除了吃惊，便是惊讶，见到一个鲇背之年的老太太，高举锤子向一座木山开战。老太太浑身散发出的能量，与年岁、与这些庞然大物形成对比，让人惊叹连连。

那高举起的锤子，生动展示了母亲的现在。“我在现在，现在有我。”精神气息不再抽象，具象在母亲身上，将她老人家的现在以锤子的能量示于乡间。

现在才是母亲生活的全部。

(本文作者为山东省作协会员)

隧道另一侧的我

□苏闻涵

晨雾笼罩着地铁站台，我恍惚瞧见母亲站在老槐树下冲我招手。她的蓝布围裙兜着湿漉漉的露珠，二十岁前的每个清早，我都是循着那抹靛蓝的光，背着书包去学校。那时的石榴树才刚高过屋檐，我踩着父亲新砌的砖墙数花苞，浑然不知砖缝里还藏着离别的谏语。

故乡的春夏像泡在槐花蜜里。后窗的蝉蜕挂着露水，母亲早把槐花裹上面粉蒸成团子。我爱趴在灶台边看她揉面，蒸汽濡湿了她的鬓角，她总能一把抓住我偷吃的手。“慢点吹，别烫了嘴。”黄昏是琥珀色的，父亲在院里修三轮车，扳手敲铁皮的声儿跟蝉鸣混在一块儿，织成一张网，兜住整个童年的光阴。

十三岁那年，邻家的小满一家搬去了南方。她抱着装满玻璃弹珠的铁盒来道别，我正忙着给石榴树捉虫。“暑假回来玩！”我信誓旦旦往她手心塞了把槐花。可是次年春天，她的来信就渐渐变成了明信片，最终连明信片都消逝在蝉鸣里。母亲将风干的槐花夹在字典里说：“聚散都是要学的功课。”我不懂，只觉得字典里的花瓣比枝头的更易碎。

高中教室后窗正对铁路，绿皮火车穿过油菜花田时，总有细碎的金黄粘在玻璃上。我开始习惯在早读时数经过的列车，一节一节铁皮车厢载着晨雾驶向远方。母亲与父亲的白发就是在那些日子里悄然攀上鬓角的，他们弓背的弧度越来越像被雪压弯的竹枝。某个梅雨清晨，我在家里工具箱发现一张泛黄的火车时刻表，密密麻麻的铅笔记号像某种无声的预兆。

真正撕开离别封条的，是那烫金的大学录取通知书。母亲连夜赶制的新被褥散发着樟脑香，针脚密得能兜住月光。她将晒干的槐花装进玻璃罐，说想家时就泡水喝。临行前夜，家人默默往我行李箱塞了把修车用的扳手，“大城市铁东西多，用得着。”站台上，他们的身影被晨雾润成水墨画，列车启动的刹那，母亲追着车窗抛来一袋还冒着热气的槐花团子。

如今我栖身的城市没有会开白花的槐树。办公室的绿萝在恒温空调里四季常青，地铁口总有人捧着永远不会凉的咖啡匆匆掠过。某个加班的深夜，显示屏的蓝光里突然浮现母亲梳头的场景——牛角梳卡在打结的发梢，梳齿间缠绕着落发与时光。视频通话时，她总把镜头对准院子里愈发茂盛的石榴树：“今年结了四十三个果，等你回来怕是都要熟透了。”

地铁穿过隧道时，窗玻璃上映出无数张相似的面孔。某个恍惚的瞬间，我似乎看见十五岁的自己正在站台另一侧奔跑，书包里装着沾满泥土的石榴花。自己不会知道十年后的清晨要在电子闹铃中苏醒，不会明白槐花蜜里裹着多少欲说还休的牵挂。但此刻我忽然读懂家人塞进行李箱的扳手——它始终安静地躺在储物柜深处，像件古老的信物，提醒我所有离别都是为了修补更漫长的归途。